

二十六個和一個

文 學 翻 譯 小 說 選 一

二十個和一個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文 學 翻 譯 小 說 選 之 一

二 十 六 個 和 一 個

每冊實價八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編 輯 者

生活書店編譯所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初 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八七六號

目次

二十六個和一個……………	俄國	M·高爾基著	陳節譯	(一)
嚴加管束……………	俄國	E·契里加夫著	鄭振鐸譯	(三)
伊凡的不幸……………	俄國	L·萊奧諾夫著	周笈譯	(二五)
琉卡狄思……………	德國	J·瓦塞曼著	傅東華譯	(二四)
諦爾西的縫工……………	德國	E·格萊塞著	徐懋庸譯	(二八)
合唱……………	日本	須井一著	黃源譯	(二二)
牧場道上……………	日本	永井荷風著	方光燾譯	(二七)

複本.....愛爾蘭 J. 喬伊斯著 傅東華譯 (二七三)

速.....美國 S. 劉易士著 傅東華譯 (二九五)

嘉烈與烈翁朵.....法國 杜亞默爾著 馬宗融譯 (三三九)

改變.....荷蘭 I. 普提巴隆著 芬 君譯 (三六一)

✓ 山中笛韻.....西班牙 P. 巴羅哈著 張祿如譯 (三九一)

兩個世界.....丹麥 J. 約珂勃生著 伍蠡甫譯 (四九一)

二十六個和一個

俄國

Maxim Gorki 作

陳 節 譯

—— 詩 篇 ——

我們二十六個人——二十六部活機器，鎖在潮濕的地窖裏，從早到晚調着麵胚，做着薄餅和餅乾。我們這地窖的窗子開在一個洞裏，這洞是在窗子前面掘下來的，四周圍砌着磚石，潮濕得發綠的了；從外面裝上了極密的鐵柵欄，太陽光不能夠透過那蓋着一層模糊的灰塵的玻璃而射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的老板在窗子上裝起鐵柵欄，是爲的要使我們不能夠把他的麵包屑給教化子或者我們的一些同伴，沒有工作餓着肚子的同伴，——我們老板說我們是騙子，而他給我們開飯的時候，不給肉喫，只給些腐爛的腸子……

我們很悶氣，很擁擠，住在這石頭匣子裏，低矮的沈重的屋頂，上面，蓋着一層煤烟和蜘蛛網。我們很難受，要噁心，在這厚厚的牆壁裏面，牆壁上滿是花花綠綠的齷齪和霉菌的斑點……我們早上五點鐘起身，總是睡不夠的，大家昏昏沈沈，什麼也不關心，到六點鐘，就已經要坐到桌子旁邊去做薄餅；濕麵胚子預先準備好了，這是我們還睡着的時候另外一些夥計做的。整天的，從清早直到晚上十點鐘，我們之中有些人坐在桌子旁邊，用手搓着彈性的麵胚，搖簸着，不使牠發僵，而另外一些人在這時候用水調着麵粉。整天的，滾水在鍋子裏愁悶的沈思的咕嚕着，鍋子裏煮着薄餅；烘麵司務的鏟子兇狠的很快的在爐子底下響動着，把煮好的滑膩的麵塊扔到滾燙的磚頭上去。從早到晚，爐子的一面燒着木柴，而這工場的牆壁上閃動着通紅的火苗，彷彿是在不做聲的笑我們。極大的爐子像一個神話裏的怪物的畸形的腦袋——牠從地底下伸出來，張開着一張大嘴，充滿着明亮的火，對我們噴着熱氣，而爐頭上的通氣洞，那兩個烏黑的窟窿，看着我們的沒有盡頭的工作。這兩個深的窟窿，正像眼睛——那個怪物的狠心的兇猛的眼睛；牠們總是

用那麼烏黑的眼光看着，彷彿看這些奴隸已經看累了，再也不等待他們有什麼人性發現，而只用智慧的冷酷的輕蔑來看着他們。

一天一天的，在這模糊的灰塵，齷齪，——我們自己的腳從院子裏帶進來的，——在這濃厚的薰人的氣味裏面，我們搓着麵胚子，做着薄餅，用我們的汗潤濕牠們；我們恨死了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永久沒有喫過自己手裏做出來的東西，我們不喫薄餅，寧可喫黑麵包。面對面的坐在一張長桌子的兩邊，——九個對九個，——我們在斷續的許多鐘點裏面，機械的運動着手和手指，我們這樣做慣了自己的工作，甚至於有時候不留心自己的動作了。我們這樣互相的看慣了，以致於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同伴臉上的一切皺紋。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談的，我們就這麼慣了，總是沈默着，除非是罵幾句——要知道一個人總有什麼該罵的事情，尤其是同伴。然而我們連罵都難得罵的——一個人有什麼錯處呢，如果他是半死的，如果他像一個木偶，如果他的一切情感都給勞動的煩重壓住了？然而，只有對於一切都已經說完了，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人，沈默才是可怕的，

痛苦的；對於還沒有開始自己的說話的人呢——對於他們，沈默是簡單的，輕鬆的……

有時候，我們也唱歌，我們的歌總是這樣開始的：工作中間，突然的一個人沈重的歎了一口氣，像疲倦了的馬似的，他輕輕的唱起一隻拖長着聲音的歌來，那些歌的可憐而又親愛的音調，永久可以使得唱的人的心上的重壓減輕些。我們之中的一個人唱了，我們起初只是沈默的聽着他的孤獨的歌聲；這歌聲在地窖的沈重的屋頂底下，熄滅了，悶住了，像潮濕的秋天晚上，曠野裏的柴堆的小火光似的。當那灰色的天，彷彿白鉛的屋蓋，蓋在這地上的時候，之後，第二個人跟着那唱的人唱起來，於是，已經有了兩個人的聲音，輕輕的愁悶的在我們這擠緊了的悶氣的洞裏浮動着。突然的，一下子幾個人的聲音按住了那歌聲，——牠像波浪似的洶湧起來，來得更有力了，更響亮了，似乎是在推開我們這石頭牢獄的潮濕的沈重的牆壁……

二十六個人都唱起來了；響亮的早就合唱慣了的聲音充滿了工場；歌聲在這工場裏是太擠了；牠撞到牆壁的石頭上去，哼着，哭着，輕輕的刺痛激動着心，抓着心上的舊的

傷痕，驚醒着那個愁悶……唱的人深沈的沈重的透着氣；有人還突然的打斷了自己的歌聲而長久的聽着同伴們唱，又重新把自己的聲音攙和在總的波濤裏來。有人愁悶的喊了一聲：『——閉着眼睛的唱，也許這濃厚的廣闊的聲浪，對於他，彷彿是一條道路，走到遠遠的地方去的道路，光明的太陽照耀着這寬闊的道路，而他看見自己在這條路上走着……』

爐子裏的火儘在抖動着，烘麵司務的鏟子儘在磚頭上響動着，水在鍋子裏咕嚕着，牆壁上的火光還是那麼閃爍着，不做聲的笑着……而我們，用別人的字句唱着自己的滯鈍的痛苦，唱着失掉了太陽的活人的愁悶，奴隸的愁悶。這樣生活着，我們這二十六個人，在這所大的石頭房屋的地窖裏，我們的重壓是那麼厲害，簡直覺得這整整的三層樓的房屋，是直接建築在我們的肩膀上的……

然而除開唱歌之外，我們還有這麼一個好的，我們所愛的東西，也許，對於我們，這是代替太陽的。在我們這房屋的二層樓上，有一個金繡作坊，那裏面，在許多青年姑娘的女

工之中，有一個十六歲的丫頭塔涅。每天早晨，我們工場的草紮的門上所挖的玻璃窗洞裏面，總出現一個小小的粉紅色的臉，碧藍的快樂的眼睛，而響亮的，親愛的聲音就向我們叫了：

——囚徒們呀！給薄餅兒！

聽見這清朗的聲音，我們大家都回轉身去，很高興的，很天真的看着那純潔的處女的臉，而她向我們慈善的笑着。我們很舒服的看見那貼緊在玻璃上的鼻子，笑得嘻開了的玫瑰色的嘴唇裏，露着細小的雪白的發亮的牙齒。我們趕緊跑去給她開門，互相的磕碰着，於是她——這樣快樂的美麗的她——走到我們這裏來了，掀起了自己的衣兜，站在我們跟前，稍微偏着自己的頭，站着，儘是笑，長長的挺粗的一條辮子，栗色的頭髮，搭在肩膀前面，掛在她的胸口。我們，齷齪的，黑暗的，畸形的人，從下面往上的看着她，——門坎比地板高出四級樓梯，——我們仰起了頭看着她，問她早安，給她講些特殊的說話，——我們這些話句，是只對她說的。我們和她談話起來，聲音都要溫和些，笑話也要輕鬆些。我

們對她——什麼都是特殊的。烘麵司務從爐子裏抽出一鏟子烘得最好的通紅的薄餅，很敏捷的扔在塔涅的衣兜裏。

——當心，不要給老板捉住了。——我們警告她。她很狡滑的笑着，快樂地向我們叫：

——再見，囚徒們！——很快的不見了，像隻小老鼠似的。

不過……然而她走了之後很久，我們還互相很舒暢的談着她——總是那一些話，昨天，以前，已經說過的，因為她，我們，以及我們周圍的一切，都仍舊是那麼一個樣子，像昨天，以前一樣……這是非常之難受，非常之痛苦的，如果人活着，而他的周圍一點兒變動也沒有；假使這樣不把他心完全弄死，那麼，他越活得長久，他周圍的死板越使得他痛苦……我們平常說起女人來，總是這樣的，有時候連自己聽着我們那些粗俗無恥的話句，都覺得很難受；這也是當然的，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女人，也許，也不值得用別種話句去說她們。然而關於塔涅，我們從來沒有講過壞話；不但我們之中誰也從來沒有敢用手去碰到她，而且她甚至於從來沒有聽見我們說過一句放縱的笑話。也許，這是因為她

沒有同我們長久歇在一塊兒，所以會這樣：在我們眼前一閃，彷彿天上落下來的一顆星，就不見了；也許是因為她很小，很美麗，而一切美麗的，甚至對於粗魯的人，也會引起敬重。此外——雖然囚徒似的我們的勞動使我們變成了滯鈍的牛，然而我們始終還是人，而凡是人，活着，就不能夠不崇拜着什麼，無論是什麼罷，比她再好些的人，在我們附近一個也沒有，除開她，誰也不注重我們這些住在地窖裏的人；誰也沒有了，雖然這所房屋裏還住着幾十個人。最後，這是一定的，最主要的——我們大家認為她是我們自己的什麼，彷彿她是只靠着我們的薄餅生存的：我們把給她滾燙的薄餅當做自己的責任，這成了我們每天供養偶像的犧牲，這差不多成了神聖的儀式，一天的使我們越發和她密切相關了。除開薄餅之外，我們給塔涅許多勸告——穿得溫暖些，在樓梯上不要跑得太快，不要搬運沈重的柴捆。她笑着聽我們的勸告，用哈哈的大笑回答我們，從來也不聽我們的話，然而我們並不因此生她的氣：我們只要表示我們對於她的關心。

她對我們時常有各種各樣的請求，譬如請求我們替她開開酒窖的沈重的門，替她

劈柴——我們很高興，甚至於以爲很光榮的替她做這樣的事，以及她所要的其他的一切。

然而我們之中有一個請她替他補一補他的唯一的一件襯衫，她就輕蔑的哼着，說：

——還有這一套。怎麼啦！我來……

我們大笑了那個傻子一頓，從沒有再請求她什麼過。我們愛她，——這就什麼都說明白了。人永久總要把自己的愛情放在一個什麼人身上，雖然這個愛情有時候壓迫着他，有時候玷污了他，他可以用自己的愛情毒死親人的生命，因爲愛着，就不會敬重所愛的人。我們應當愛塔涅，因爲再也沒有什麼人給我們來愛了。

有時候，我們之中有人忽然間，不知道爲什麼，發起這樣的議論來：

——幹嗎我們這樣寵這個女孩子？她又怎麼樣？A我們太給她那麼的了！

敢於說這樣話的人，我們很快的很粗魯的給他打回去，——我們需要有什麼可以愛的；我們找到了這個，愛了；而我們二十六個人所愛的，對於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應

當是不可搖動的，像神聖一樣，誰要是反對我們這一點——就是我們的仇敵。也許，我們所愛的並不是真正好的；然而我們——二十六個人，所以，我們要把對於我們是貴重的，看做對於別人也是神聖的。

我們的愛情，並不比我們的憎惡輕鬆些……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有些驕傲的人說，我們的憎惡比愛情要光榮些……然而為什麼他們不離開我們呢，假使是這樣？

除開這薄餅間之外，我們老板還有麵包間；麵包間也在這一所房屋裏，和我們這個地洞只隔一堵牆；然而麵包司務——他們總共四個人——總是離得我們遠遠的，認為自己的工作比我們的乾淨些，因此，以為自己比我們要好些，他們是不到我們這工場裏來的，在院子裏碰到我們的時候，還要輕蔑的譏笑我們；我們也不到他們那裏去，老板禁止我們，怕我們去偷了他的乳酪製的麵包。我們不喜歡那些麵包司務，因為妒忌他們；他們的工作比我們容易，他們的工錢比我們大，他們喫的也比較好，他們那間工場很寬暢

很光亮的，他們大家都那麼強壯，乾淨——我們見着就難受。我們呢，大家都是這麼發黃的灰色的；我們之中，三個人是生楊梅瘡的，有幾個生着疥瘡，有一個瘋癱病的，身體已經完全彎曲了。他們在過節的日子，穿着西裝上衣，發着響聲的靴子，他們之中有兩個人還有手拉風琴，他們大家都到城市公園裏去逛，——我們呢，穿着些齷齪的破布衣，脚上是破靴或是草鞋，警察不准我們進公園。——我們會喜歡那些麵包司務嗎？

有一天，我們知道了他們那邊的烘麵司務喝醉了酒，老板開除了他，已經僱了另外一個，並且知道這另外一個——是一個兵，穿着天鵝絨的背心，掛着錶，還拖着一根金練條。我們好奇的要看看這個漂亮傢伙，至是希望能夠看見他，我們就一個跟着一個的跑到院子裏去。

然而他自己跑到我們工場裏來了。一脚踢開了門，讓那門開着，他站到門坎上，笑着，向我們說：

——上帝保佑；好呀，孩子們！

冰凍的空氣，濃厚的煙霧似的沖進門來，在他的腳底下盤旋着；他呢，站在門坎上，從上面往下看着我們，而從他的金黃的捲得很巧妙的鬚鬚底下，粗大的黃牙齒發着光亮。他那件背心的確有點兒特別——藍色的，繡着花，整個的放着光，而上面的紐扣是一種什麼紅石頭做的。練條也的確有的……

他很漂亮；這個兵，這麼一個高個子，強壯的，通紅的巴掌，他的明亮的大眼睛很好的看着——親愛的，清朗的。他頭上戴着一頂白的箍得緊緊的便帽，而底下，沒有一點兒斑點的乾淨的衣兜下面，露着尖尖的靴頭，靴子是時式的，擦得發亮的。

我們的烘麵司務恭敬的請他把門關上；他不慌不忙的關了門就開始問我們老板的情形。我們互相的打岔着給他說，我們的老板是壞蛋，騙子，惡鬼，剝皮——一切可以而且應當形容老板的話，不過這裏不能夠寫出來。那個兵聽着，鬚鬚動了幾動，而用溫和的明亮的眼光看着我們。

——你們這裏姑娘們很多……他忽然說了。